

躺在兄弟的衣櫃

蔡孟哲

「如兄如弟」本指新婚夫婦情意深厚，如同兄弟。詩經·邶風·谷風：「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後泛指彼此感情親密無間。如：「他倆是高中同學，情同手足，如兄如弟。」

——教育部國語辭典¹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相媿，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坐計娶妻諸費，但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尚寢處如伉儷。

——沈德符²

對我來說，上述的引文是兩則無效的註腳。在一路走來顛簸的男同志情感關係裡，我嘗試著反省與探察，在悲傷的過程中調整自己的無知與認知，學習在沒有範本的情況下，如何與另一個男孩相處。我想替兄弟關係說一點自己的故事，也想試著對台灣男同志情感關係類型學做出一點有別於現狀的討論與推進。

我的舊情人D喜歡古巨基。

老實說，在認識D之前，我鮮少聽古巨基的歌。我幾乎都是聽

¹ 網路版：<http://140.111.34.46/dict/>。

² 《敝帚軒剩語》卷下，〈契兄弟〉。引自何志宏 2002: 135。

2 酷兒新聲

王菲、李玟、彭佳慧、辛曉琪等等女生的情歌。後來與他交往，發現他愛聽愛唱的歌，都是男歌手的情歌。男生的情歌對我來說，一直是個「站這邊也不對，站那邊也不是」的尷尬位置，因為我喜歡男生，那男歌手唱的都是「男生愛女生」，我又不是愛女生，我愛的是男生，所以男歌手唱的情歌不容易吸引我。

那時候，只有在女歌手的聲音與歌詞裡才能找到比較同調的感受。

與D交往後，我開始學習聽唱男歌手的歌，尤其是去KTV唱歌時，他會唱，我就跟著學，回家也會自己找歌或跟他要歌來聽。每次看到男歌手的歌詞裡寫的都是「妳」時，我唱起來就會覺得不太對勁，然後，我就會自己改歌詞，把「妳」改成「你」，因為我不是照顧女生，因為我的情人不是女生。這樣的轉換方式讓我漸漸可以接受男歌手的情歌（只是，我仍不時感到彆扭）。我後來替那樣的感覺找到一個字眼，叫做「溫柔」，但每每說出「溫柔」時，腦海裡想到的不免還是描述女生「溫柔婉約」的溫柔；特別是男同志，在處於很害怕也很容易被「女性化」的情境時，應該會不太願意被貼上溫柔這個標籤，而可能比較希望人家說他man。

在回想起跟D的關係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演出失敗的哥哥。D有時會對我諧仿女生或流露女性樣態，感到不舒服及不悅，我始終不清楚，第一次戀愛的他何以這麼快就能抓到一種「男生愛男生」的感覺³。他把我想像成什麼樣的哥哥，而把他自己想像成什麼樣弟弟呢？台灣社會的哪些文化敘事提供給他學習男生愛男生的方式、

³ 許佑生（1996）的小說裡也提到這樣的困惑：「從學校教育，到學校課本，甚至整個社會系統，從沒教我怎麼去應付跟另一個男人的情愛關係，以致我事到臨頭，方寸大亂，難不成還真要去學現成的連續劇，也跟姜豪一哭二鬧三上吊？旁的不說，我現在連最起碼的該或不該吃醋，都六神無主了。」（53）

告訴他男生與男生如何相處、什麼是合宜好看而且被期待的演出模式呢？是像吳宇森在「英雄本色」系列刻畫周潤發與張國榮所呈現出的那種兄弟情義、手足情深的黑幫男性情誼？還是如王家衛「春光乍洩」裡張國榮與梁朝偉矛盾糾結的男男情愛？他們都展演出一種「惺惺相惜」、「生死與共」的情感交流，但卻也是不同的男性情誼展現方式。

我當時會想，是不是只有聽男歌手情歌的人，才是真正的男生，因為他能夠毫無困難地就接受且喜愛男歌手的情歌，而我，似乎始終只能處於一個「擬女性」的位置去想像一段愛情。這對於一個想要好好當個哥哥的人來說，是個困惑也是個困難，我到底是要學習發哥、偉仔，還是哪齣戲裡的張國榮，才會被我喜歡的弟弟所喜歡？

你是哥哥嗎？

「你是哥哥嗎？」是一句BBS上某些男同志用以諷刺區分「哥哥／弟弟」的話。原因是某位認同自己是弟弟的網友想要找到一個哥哥當男朋友照顧他，所以會一直傳訊息問網友：「你是哥哥嗎？」於是被大家公開恥笑他很花癡、很缺男人。

就我利用Openfind搜尋引擎尋找早期BBS站MOTSS板的資訊所做的觀察，討論哥弟分類的網路文章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最早看見的討論是1996年），並持續到現在的網路社群如PTT（批踢踢實業坊）的gay板⁴。以我自己為例，我也在尋找一種男性同性之間情感

⁴ 引自telnet://ptt.cc。時間較近的討論串如：「[請益] 為什麼兩個弟不能在一起」（2009年7月20日）、「[請益] 哥哥們，是否會介意比弟弟矮？」（2009年8月13日）

關係的可能版本，流行於當前台灣男同志社群的「葛格／底迪」分類，對我而言是重要的，這也是本地男同志難以不依循的一種尋伴與交往互動模式⁵。

這個應該是要很在地化特色的分類範疇⁶，在1990年代以前並無聽聞⁷，僅在台灣的語彙中出現⁸；若從1990年代開始算起，兄弟類型的展演到現在將近廿年，社群內部也持續討論著，卻從未被本地的學術界所研究。舉例來說，兄弟分類一直無法被清楚地描述與說明，我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出版、同志諮詢熱線主編的台北同玩節《認識同志手冊》為例，引述以下三段不同時間點對於兄弟類型的詮釋，就可以看得出來。在2000年第一本的手冊中，對「葛格／底迪」做出以下的說明：

[葛格]：男同志族群中，外表較具有傳統異性戀男子氣概者。

[底迪]：男同志族群中，外表剛健，卻兼具陰柔特質者。

葛格底迪剛開始被公開解釋時是使用男子氣概來做區分，葛格與底迪的差異在於底迪雖然外表很man，卻又具有女性化的內在特質；

⁵ 底迪、葛格原先是網路用語，是弟弟、哥哥讀音轉變後的文字化，亦慣稱「哥弟」，但指涉的不是漢語親屬稱謂裡具血緣的兄弟之意。台灣男同志交友網站《拓網交友》有數個底迪與葛格的家族（例如：底迪愛葛格、可愛底迪俱樂部等），以2006年家族人數最多的「哥vs.弟單身聯誼日記」來看，成立不到一年半的時間，會員數就達2500人，一週發文討論的數量約200篇。

⁶ 目前台灣男同志主要的分類範疇還有依體型區分的「熊／猴」，美國的發展脈絡見Hennen（2005）討論熊的身體與男性氣質。台灣熊猴類型的根源較接近日本文化，另外同樣依體態區分的還有日系風格的鬍渣「野郎」，或矮個子但結實的「迷你馬」等等分法。

⁷ 透過我在BBS站裡發起的討論，網友Zux回應說：「我大約1993年出道的，那時候圈內以哥弟做角色區分不廣泛，只存在少數情侶之間。一直到後來bbs越來越蓬勃，哥弟的稱呼才越來越廣泛使用。」

⁸ 這部分的宣稱仍過於武斷，只是經由國外期刊論文查詢，以及國外同志友人回應，我都沒有看到相似的分類。在英語系統的男同志交友網站上所見到的分類，主要是以 *mannerism*（舉止儀態）（*masculine/feminine*），和 *sex role*（性角色）或 *sex orientation*（性偏好）（*active/passive*）與葛格／底迪分類相關，但沒有照顧／被照顧這個標準。

或是與葛格相比，較不具備「傳統」男子氣概。這就像是在描述D所不喜歡的我，號稱是葛格反而比較像底迪一樣展現陰柔；就如同很多底迪會說的：「我喜歡看起來比較不像gay的男生。」

在2002年的版本裡，兄弟分類有了別的詮釋：

Q28：男同性戀的關係裡，男女怎麼分呢？

A28：有些同志的確會分角色，可能是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分，可能是哥哥弟弟之分，或者是主動與被動者之分，也有人不喜歡角色的分別。社會大眾很習慣異性戀關係中一男一女的固定關係，以為男同性戀的關係也一定牢不可破。可是，每個人身上的性格和氣質，主動／被動、照顧／被照顧、陽剛／陰柔……，不一定二選一，也可能同時兼具。
(23)

此時對於兄弟類型的區分撇清了模仿異性戀男女角色之別，並從陽剛／陰柔轉到照顧／被照顧、主動／被動等特質，帶入性／別概念。陽剛／陰柔雖然沒有再被強調，卻因此暗暗地與照顧／被照顧、主動／被動勾連在一起；1號／0號看似與兄弟無關，屬於另一個區塊，卻是社群內最為普遍的分辨方法，無法撇清。到了隔年，兄弟逐漸被定義出來，往後幾版雖有些許更動，但都以2003版的詮釋為主：

葛格為男同志關係中偏體貼、主動照顧者。**底迪**為偏接受照顧、任性的人。但這可能依不同脈絡或事件而互換，或選擇**不分**。上述葛底分別者若帶點陰柔氣質，也會戲謔、酷兒地稱為**姊姊**、**美眉**，甚或其他姑孀姥姥等家族稱謂。(10，黑體為作者所加)

加入體貼／任性的性格變項，雖然與照顧／被照顧、主動／被動一樣偏屬內在特質，但這又像是把兄弟帶回陽剛／陰柔；剝去陽剛／陰柔的解釋，並不代表能夠輕易地忽略它。兄弟分類很難輕易擺開

陽剛／陰柔的範疇，情慾糾葛難以分清，兄弟分類反倒成了男同志慾望彼此的麻煩阻礙。

因為兄弟類型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一直沒有被脈絡化與理論化，使得它的分類標準一直以來都頗受爭議、眾說紛紜且不一而足。例如以下這篇列舉出了各種區分方式並對分類的混淆模糊加以批評的文章：

葛格弟弟--最沒效率的標籤〈同性之愛〉momotaro.bbs@bbs.ntu.edu.tw
(% 毛毛太郎 %) 2000年04月06日 16:13:19

男人女人還可有明確生理區別法，而葛格、底迪呢？葛格的定義怕不下N種，從嚴到鬆的有：

1. 夠 Man、夠 Top、會照顧人的人→當然是囉～
2. 夠 Man、夠 Top、但是不會照顧人、反正 Man 貨不好找 →也算啦
3. 不夠 Man？也不會照顧人？至少會幹人→算！
4. 是 Bottom、但行為很 Man、又會照顧人→也不能說不是啊！
(可能除外條件：只要不夠 Man，就是「姊姊」。)

弟弟呢？更多囉：

1. 是 Bottom，小男孩似的可愛，喜歡被疼→絕對是！
2. 是 Bottom，但是是個可愛小公主，喜歡被疼→死也不肯自己說自己是妹妹，所以當然也是弟弟。
3. Top，很男孩的 Man，但因為太年輕，叫哥哥很怪→那就是弟弟囉
4. Top 或 Bottom 都可能，但就是要別人捧在手心疼→想找個照顧人的葛格，那自己當然是弟弟囉！
5. 什麼都可能，就是不是 Top→想找個 Top 葛格，所以是弟弟

原先對於「葛格／底迪」的分界有：主動／被動、照顧／被照顧、疼愛／被疼、體貼／任性、幹人／被幹、年長／年下、陽剛／弱陽

剛、強／弱……等特質，但標準卻又不時會轉換且因人而異。這是一套浮動而且尚待被描述分析、被理論化的標籤符號。這些與「葛格／底迪」相關的符號，連結形成一套看似穩固緊扣卻又漂浮鬆脫的價值系統，生產著各式各樣的論述，形構成男同志的再現，也中介了男同志的情感互動關係。

這些用以區分兄弟的標準，看起來全都是人們會有的行為、性格與特質，不管放在誰身上都會存在——可是它們對兄弟類型卻又具有區辨力，這是我所要討論的地方。這樣看似普遍卻又紛雜的分類標準，流通於男同志社群的日常生活裡，成為定位男同志情慾關係的座標之一，有網友將之綜合圖示化如圖1與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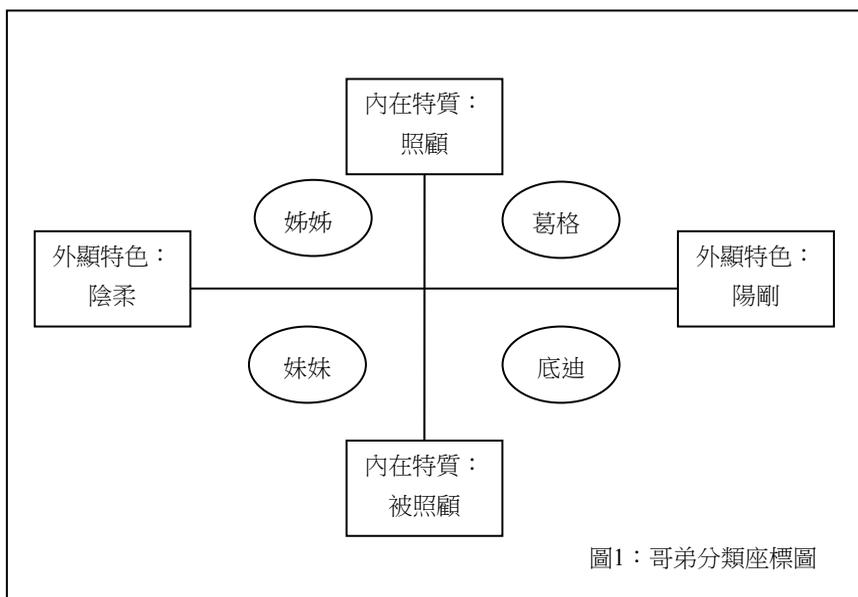


圖1：兄弟分類座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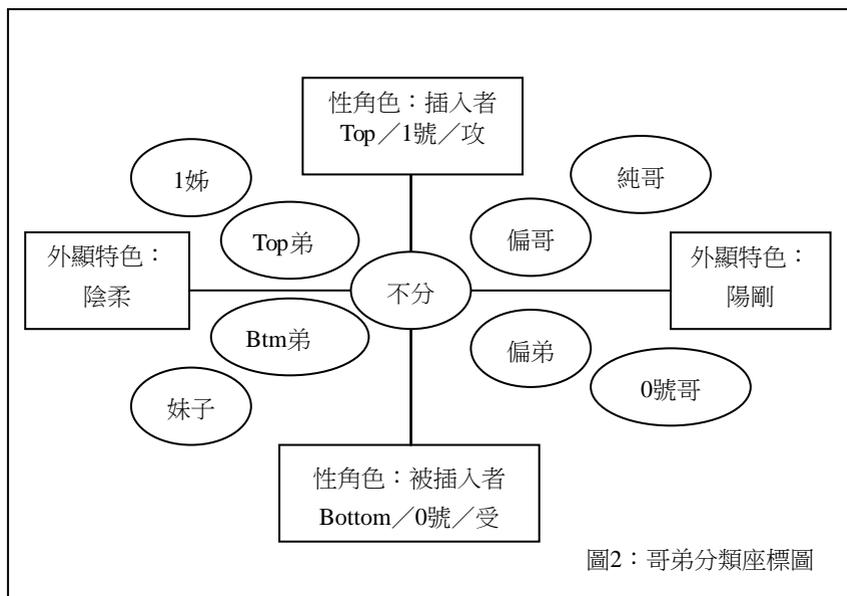


圖2：哥弟分類座標圖

若換以文字描述，可用一則刊登在同志交友網站的自我介紹做為代表：

我是一個單純的弟／長輩說我斯文有文學氣息，朋友說我太好動，其實我是一個獨立、活潑的人，有時來點小任性／我喜歡唱歌、看電影、逛街、旅行，不喜歡去pub／不接受ons，對感情，我很認真，想要的是長久穩定、甜甜蜜蜜的愛情(所以，那種將來一定會和女人結婚的，別來找我)／我一直夢想的是，我能有一個很愛我的男朋友，疼我、愛護我，每天住在一起、在一起吃飯、看電視、洗澡、睡覺／能跟我最心愛的人撒嬌(我真的很喜歡撒嬌)／心血來潮時自己煮大餐，兩個人來品嚐(我會煮飯喔)／放假，兩個人一起去逛街、去郊外走走、或是看個電影／努力存錢，將來一起出國去見見世面／我真的很享受兩個人的世界／23歲的生日快到了，我真的希望我可以遇到那個讓我好愛好愛的人

。⁹（粗黑體為我所加）

或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互動情況，有個BBS上的討論如下：

他的小男朋友很執著，堅持弟不該學開車，不管在哪裡哥都要負責接送，常常跑夜店的弟，據說會在半夜三四點鐘打電話給他要去接他回家，如果回說請他自己搭小黃還會不高興，嘔氣嘔好幾天，被罵說不夠愛他，百般無奈下也就只好依了他；我朋友住士林，常常半夜還要出門一趟，趕到AXD、MOS、FUNKY、...等地方，接送他的小男朋友回新莊後，還要再開車回到自己住的士林福林橋頭，在一起多久這情形就有多久了。¹⁰（粗黑體為我所加）

不知道讀者會把上述這兩位底迪放在圖中的哪個位置？第一位「單純的弟」和第二位「驕縱的弟」雖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底迪的再現，但是他們都是「底迪」，都在底迪的脈絡下可以被辨認出來，而不同的「葛格」（疼底迪、能讓底迪撒嬌；無條件當司機接送底迪）相對地也被底迪所慾望、再現出來。

「葛格／底迪」做為台灣男同志的「慾望對象類型學」，即為「菜」（type）的一種表現形式（朱偉誠，2005: 47）。不同的「菜」，撞擊出內心底不同的愛慾型態，「菜」從外在特徵（What you see）的感官濃縮機、情態表露的載體，連結了自身內在對於感情期待的「想像的再現」，一種慾望原型的部分或全然投射。「菜」包含了對方的儀態舉止（mannerism）所溢發出的吸引力，並且反映了自身的慾望，卻也暴露出內在的欠缺與匱乏。「菜」是一種外射（projection）同時也是內攝（introjection）的慾望再現。外射與內攝表現在兄弟關係裡，我們該如何去慾望與被慾望、認同與被認同？

⁹ 引自拓網交友網站：<http://friend.top1069.com/index.php>。

¹⁰ 引自telnet://bbs.kkcity.com.tw。的MOTSS（同性之愛）板，2005年10月17日。

我們該變身成慾望的對象嗎？我們該如何在這些網絡關係裡被辨識、被接納、被疼愛？

由此看來，「葛格／底迪」類型像是一套分類男同志情感關係與互動的說明書，提供了某種男生如何愛男生的方法學。做為一組分類男同志的社會化標籤，「葛格／底迪」也是情感關係裡的角色或定位系統，更是對於愛戀對象的原型描繪。但是，它也包含了一層又一層的麻煩。

不·分

早期男同志社群裡並沒有「底迪」這個類型，進入親密關係的情侶多半互稱「老公／老婆」，而情慾類型則用「哥哥／妹妹」稱呼來區分「1號／0號」；底迪，讓某些男同志無法再被歸類為傳統的「妹妹」，這句話反過來說也是成立的，底迪類型讓某些妹妹可以不用再被歸類為傳統的男同志。而葛格則能透過底迪的自我陳述與確認身份，來界定自己的位置與慾望——甚至可以說葛格能被底迪所召喚，有的底迪慾望的葛格是斯文體貼、有的是黝黑健壯；是身穿籃球衣褲的校隊、是西裝筆挺的上班族……等，這也能成為葛格的某種自我標訂。我的研究是希望「底迪」的出現與身份的被確認，能夠讓男同志社群內部的性／別樣態更為多元化，並且要怎麼不會因為底迪的出現而否認妹妹的存在，讓「妹妹」可以有另外一種表現自己的方法。

因為底迪類型被多數人強調之處，在於「葛格愛底迪」是「男／男」相愛，想要置換掉傳統「哥哥愛妹妹」的「男／女」關係；而在眾多關於哥弟分類的討論裡，也經常為著哥弟關係與情感互動

要怎麼脫離複製異性戀思維的「男人／女人」而爭論不休。因為害怕兄弟關係複製了異性戀、害怕底迪被娘化了（以致於無法與妹妹區別），所以有些人就提出「不分」的說法。

然而，我的觀察是不少男同志底迪確實是將自己想像成「像是」女人的角色。例如以下這段描繪兄弟在戀愛時的文字，就反映出某些底迪們的想像與期待：

葛格，就如同一般的男人，擁有可愛的老婆後，除了工作外，做什麼都提不起勁，只想窩在底迪身邊。底迪，也跟一般的女人沒兩樣，有了老公的呵護什麼都不用擔心，閒閒沒事練身材練體魄，讓葛格看了口水直流。

作者在敘述裡明確地使用「男人／女人」與「老公／老婆」來對應「葛格／底迪」的互動關係，調動異性戀社會裡男女兩性或夫妻雙方「所作所為」的刻板印象，以形構出一條兄弟互動關係的變項等式：「葛格＝老公＝男人＝慾望者＝工作者／底迪＝老婆＝女人＝被慾望者＝家管者」。我的受訪者小新說以前認為自己是底迪是因為自己「像個女人一樣啊～總是想被照顧吧～」，阿倫也提到他曾把男友當做女生來交往對待，因為對方的個性與情緒「像女生」一樣細膩敏感、難以捉摸，需要呵護寵愛。阿倫說他們一直找不到恰當的相處模式，後來他套用以往跟女友戀愛的經驗與男友相處，結果雙方都覺得採用所謂的「異性戀」相處模式是比較舒服自在的：

倫：（前略）然後，可是，他其實很女性化，個性跟情緒上，然後我有時候蠻難去忍受他，因為我要常常去呵護他。

我：喔是喔？雖然你比較小，年紀比較小。

倫：嗯，對，可是我要呵護他，然後去寵他，然後他喜歡被寵的感覺，這一點是比較累的啦，以我那時候來講。

我：對，你那時候感情經驗也不豐富啊。

倫：對啊，我就把他當成交女朋友一樣交。

我（驚）：喔～～真的？

倫：真的，我說其實你跟、你跟我以前交往的女朋友是一樣的。

我：那你覺得是嗎？

倫：是啊！是。我說其實你比她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你們的心是一樣的，讓人家難以捉摸，他常常，他希望我當他肚裡的蛔蟲，知道他所想的一切。

（中略）

我：所以對你來說那個時候這樣太吃力了？

倫：不會啊～我就很開心，因為我把他當成交女朋友一樣交往。

我：喔～你找到一個模式了。

倫：我找到一個模式了，因為我一開始其實我不知道，後來我就跟他講說，喔你完全跟我之前交女朋友的那個女生一模一樣，只是你今天是個男的，你有屌，可是其實你跟那個女生是一樣的，他說他承認，我就把他當成一個女生一樣交往。後來都很好啊～我們一點也都沒吵架啊～（後略）（阿倫）（粗黑體為我所加）

這樣看來，葛格也可以對待底迪如所謂的「女生」一般，透過仿效一連串看似異性戀建構的標準，以再現男同志的相處模式。例如網路流傳著以下這兩份指導手冊，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地整理與宣揚兄弟應該如何相處互動、怎麼表現自己與遵守那些規矩的（仿異性戀式）規範性標準：

【哥哥心疼弟弟的經典 12 式】¹¹（節錄）

1. 在你的朋友和他的朋友面前不要總一擺出一副大男人呼來喚去的樣子。他願意照顧你，滿足你大男人對「三從四德」的喜好，是因為他愛你他寵你，但並不表示他願意被當做傭人和附庸。
2. 弟弟總有幾天是「經期」，那時候是不能用理智控制的。不管他怎麼歇斯底里、不講道理、喜怒無常，你都要哄著他包容他。絕不要表現出不快和不耐煩。

¹¹ 原文張貼於KKCITY站的MOTSS板；原作者：小古，原日期：2005-10-05 22:21:08。

3.當 b 的不管再如何體貼包容，但骨子裏都是一個孩子。不要總希望他多麼為你著想，多麼會體貼你的感受，多麼以你為中心。他也希望可以像孩子一樣任性，希望有個人像寵孩子一樣寵他愛他，照顧他關心他，而不只是像孩子一樣向他索取關愛和寬容。

【底迪守則】¹²

- 1.懂得說笑話逗葛格開心，也要會裝憂鬱讓葛格心疼。
- 2.躺葛格肩膀記得臉上仰 37.5 度，好讓葛格可以看到你的臉。
- 3.眉頭要微皺、眼睛半眯、嘴巴微張。
- 4.說再見的時候記得要把眼睛睜大，好像水汪汪的要哭要哭。
- 5.可是絕對不能哭出來，如果製造不出水水的感覺，記得帶眼藥水。
- 6.葛格摸你臉要一副很享受的樣子，手指要保持乾淨，以備葛格突然親你的手。
- 7.絕對不能冒痘痘（哪個葛格想親月球表面）。
- 8.屁股要練好。

【葛格守則】

- 1.沒有 175 不要說自己是葛格，底迪需要安全感。
- 2.胸肌請練的剛剛好，太硬睡了不舒服，太軟不如抱枕頭。
- 3.毛手毛腳（沒毛請用柔沛，底迪喜歡像野獸般結實的小腿）。
- 4.打赤膊睡覺。
- 5.公狗腰請備好，葛格的腰是底迪的性福，挺個啤酒肚的還是把雙手當成 bf 吧。
- 6.隨便準備為底迪打架，最好打的嘴角帶血回來，然後再吻得底迪一臉血說：「我的血只為你流」。
- 7.很會電人，三不五時電到別的底迪，讓自己的底迪覺得有降的 bf 很驕傲。

和異性戀不同的是，兄弟關係可說是比異性戀還要「直」(

¹² 原文張貼於KKCITY站的GNN板；原作者：hopingstar，原日期：2000-11-21 16:10:05。

strai-ght)，或是相反地更具戲謔性（dramatic）：底迪的情態要比女人還女人（有經期會歇斯底里、眉頭要微皺、眼睛半眯、嘴巴微張；說再見時要梨花帶淚），葛格的身形要比男人還男人（高大、胸肌、毛髮茂盛、打赤膊、公狗腰、打架、風流）。這兩份指導手冊所規範與再現的兄弟樣態，不再是以異性戀為正本而據以拷貝的男女守則，反倒是一套男同志相處模式的另類展現。

有些認為兄弟關係是異性戀範式延伸的人，對於兄弟類型產生諸多不滿與抨擊，他們認為兄弟關係複製了異性戀社會的性別階序，兄弟關係容易落入葛格支配底迪的不平等狀態之中，於是倡言「不分」才能化解權力不平等的問題：

另一方面，葛格當然認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男人，無論是走路講話或是一舉一動都是很「man」；而且就算很多葛格喜歡稱自己的另一半叫老婆，但是他們絕對不會稱對方是叫老公。因此，在男同志酒吧裡的社會互動中，男同志族群內部依據異性戀性別刻板印象所複製的身份標籤，主要複製的不是表面上男主動／女被動的互動關係，而是異性戀社會中男優越／女劣敗的社會成就、以及男尊／女卑的地位價值。（吳佳原，1998: 186-187）（粗黑體為我所加）

同志雜誌《熱愛》則在1999年12月製作「分不分有關係？」（Does It Matter What Role You Play？）的專題報導，探討「技術派同志運動或同志論述者，為了避免複製異性戀的情慾與角色扮演，積極地提倡『不分』」的現象（Dior, 1999: 28）。在報導中，受訪者小昭認為，男同志伴侶區分兄弟，容易出現支配與被支配的不平等關係，自我認同為葛格的人就強迫自己要像異性戀男人那樣堅強、擔當、具男子氣概：

同時說話的習慣，一字不漏，從異性戀男人那邊照抄過來，說話充滿指導性與支配性。規定老公一定要如何，老婆一定要如何之如何的。曾有某哥跟我說，他和某弟分的原因，是因為某弟看到他撒嬌、脆弱的一面，某弟認為哥不應當是這樣的，哥應該很堅強很有擔當。我說那都是咎由自取的，誰叫他們分得這麼清楚。稱兄道弟只會讓人喘不過氣，我們可以更自由一點，要不然當同性戀是幹嘛的？不就是為了異性戀所不能有的性別僭越的樂趣嗎？（Dior，1999: 30-31）

除了上述這種批評哥弟分類是複製異性戀的聲音之外，還存在另一種我稱做「修正型」的論述，這類的論述雖不滿意原有的哥弟分類準則，但沒有因此要推翻整個哥弟類型的建構或簡單地倡言「不分」。它嘗試去擴大、調整或改寫哥弟分類的標準，尤其是對於底迪太過遵循所謂異性戀女人的這部分；但修正型論述仍舊強調哥弟類型的存在與維續，如網友Teal回覆支持「就是喜歡分葛格底迪」的文章，就是這類修正型論述的例子：

Re: 就是喜歡分葛格底迪〈同性之愛〉Teal@kkcity.com.tw（曬星星去ㄅ）2000年04月30日 16:27:20

不要把哥哥弟弟的角色範圍限定的那麼狹窄嘛（像是什麼哥一定是1號，弟就得做0...還有上次看到什麼弟弟就要在家裡做家事，真是有夠好笑了的:p）。覺得有時候在說自己是哥哥或弟弟的時候，只是要讓對方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知道自己約略是什麼樣的人，有時候反而是其他解讀的人將定義劃得太狹窄了。

為什麼要那麼怕所謂的「異性戀模式」呢？而且我也不認為兩極的戀愛角色安排是所謂的異性戀模式Y~我想這是依照供需互利原則，很自然演變出來的。當愛情還在一對一的雙人模式下，同志一直就有自己的文化，可是如果只是因为那一部份跟「異性戀」相似就把它割除掉的話，那只會讓原本的自己更殘破不全。

還有還有...怎麼可以說弟弟就是「不願付出，整天希望自己像是被捧在手心的小花」呢??這樣講太失禮了ㄅ!我想有很多弟弟並不

是這樣軟趴趴的，不可以太瞧不起弟弟啦～～（粗黑體為我所加）

我同意吳佳原對於哥弟兩者之間尊卑優劣關係的深刻觀察，但哥弟關係的權力階序不是如他所言套用複製異性戀就能被解釋，也不是批評其複製異性戀然後提出「不分」（預設其較為性別平等）就可以輕易解決。這個階序現象需要被再度重視與重新分析。以「不分」取代哥弟或取消哥弟時，一方面因為漠視差異、盲視男同志性／別多元的可能，反倒加強了既有的異性戀體制；另一方面則因為忽視在地脈絡而簡化了現有哥弟關係裡的階序問題，也無法描述與解釋目前男同志的交友尋伴狀態。

倡言「不分」的人沒有看見諸如「娘娘哥」、「年下攻」¹³、「底迪型葛格」、「媽媽型底迪」¹⁴等等穿梭踰溢於身體表相符號之間的複數哥弟新類型，或強調「弟弟戀」此種跨越哥弟界限的性／別關係多元狀態，或是像受訪者小吳提到他與葛格男友的互動時，因為顧慮與體貼男友而有意識地採取所謂「女性的／被動的」細微的應對方式：

那種譬如說他把，就是說，他介紹你的方式，你就會覺得他，就是說，對，他就會是一個哥（笑）。這樣講好籠統，就是，**那種，把你介紹給他的家人跟把你介紹給他的那個朋友的時候，對，我覺得就很像一般男生就是在介紹女朋友的、的那種方式或那種**

¹³ 日系BL漫畫用語。BL為Boy Love簡稱，因內容特色沒有高潮（Yama nashi）、沒有起伏（Ochinashi）與沒有意義（Iminashi）稱做「YAOI」，為男男愛類型的女性漫畫。「年下」指年紀較小者，「攻」為插入者，「年下攻」與本地「top弟」的意含相近。BL漫畫裡包含多種男男角色類型劃分，與哥弟有關的如：正太（未成年男孩）、兄貴（肌肉型大哥）、御兄（美男型大哥）、受（攻的反向，被插入者）、弱氣受（內向柔弱的受君）等十數樣。關於BL漫畫所形成的次文化、迷研究與性別權力關係可見Mark McLelland（2000）。

¹⁴ 基於底迪應該是想要葛格被照顧的定義，媽媽型底迪反而像媽媽一樣很會也很愛照顧葛格。

語氣，對。(中略)。所以他的那個介紹方式以及，譬如說他在外面說，對待你的方式，或者是譬如說，呃，譬如說牽手對不對，那麼，嗯，因為對我來說其實是，在外面牽手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所以我不覺得怎麼樣，可是他有時候會有顧慮，所以，通常我不會主動去牽他的手，對，所以牽手這件事情就會變得是他比較主動，對，那，可是牽手的那個，譬如說你去牽誰或是他被牽，其實是有意義的，對，就是譬如說男女朋友通常就會是男生「牽著」那個女生，對，因為那個手勢其實就是不一樣的，對啊，我覺得這個其實就還蠻明顯的。(小吳)(粗黑體為我所加)

小吳意識到自己被男友介紹的語氣與方式如同對待女友般，而被牽手也像是符合異性戀常規裡的男生牽女生，這是難以擺脫的強迫異性戀的操演效果，卻也是同性戀對異性戀文化的「重新演出」。底迪說：「我可以主動牽你的手，但我知道那將具有什麼意義，所以我讓你來做，這不是在複製異性戀。」

寺山修司(2005)認為馬戲團會製造出殘疾「胴人」(如塞到罐子長大的孩子)以吸引「正常」觀眾的注目，但有些不願正視「胴人」的存在而主張廢除「差別」的說法反倒因此製造出許多語言與觀念上受歧視的殘障與無能，這將更使得人們之間的偏見日益加深(62)。所以，宣稱「不分」或指責「兄弟」複製異性戀的「政治正確」立場不僅沒有意義，這樣的規範性概念也失去了包容情感與描述差異的含義。倡議以「不分」而摒棄兄弟分類說法的人，其實是站在一個更高的說話位置之上，一個將自己放置在更趨近異性戀(男性主體)的說話高度，甚至代表了一種正典同性戀(homonormativity)的態度。

妹妹消失了？

上一節提到有些底迪會像女生一樣，但底迪（座標軸偏屬陽剛）仍然被期待要有別於男同志陰柔化的刻板印象，強調「男人愛男人」而不是只有像是／看似「女人」才能愛男人。這種對於底迪類型的想像與期待，除了縮限底迪的複數多元可能性、收束情感愛慾的跨界逾越能動性以外，還會導致做為「陰性化—男同性戀」想像連結而存在的「妹妹」有被排擠甚至被取代的危險。

但我認為底迪與妹妹其實共享著同一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建構下的「性／別鑄模」（sex/gender matrix）（Garcia, 2003: 169）¹⁵，底迪並沒有那麼容易就能順利擺脫妹妹的陰影，妹妹是底迪永恆交纏的疊影（double）。因為在異性戀男子氣概所形成的恐同與恐C（sissy）的效應籠罩下（Kimmel, 1999），相較於葛格被認為要偏向異性戀男子氣概，底迪的「弱陽剛性」會被認為只是覆蓋於陰柔氣質之上的惺惺作態與裝腔作勢，假陽剛的底迪與真陰柔的妹妹其實是一體的二面。

在理論上，男同志男性氣質是否能形塑影響異性戀支配型男性氣質，一直都有所爭論（Connell, 2005）。張小虹（1996）則更進一步提問，雖然男同志有其歷史文化脈絡下對於陽剛的扮演與再現策略，並以此創造出異於異性戀支配型男性氣質的另類男性氣質，但男同志文化裡對於陽剛的崇拜潮流似乎嚴重排擠了男同志對於陰柔

¹⁵ Garcia批評西方同志研究帶著東方主義的凝視來面對菲律賓的跨性別文化，僅僅套用西方理論因而將當地的歷史社會文化去脈絡化，使其研究對象遠離所身處的性／別鑄模（sex/gender matrix）（169）。他說：「（男同性戀是跨越性別）這種說法其實比較傾向於本地跨越性別模式，而非西方認為的同性戀模式，因為西方的同性戀模式只是性取向的問題，它不管個別主體對自身性別有何種自我了解。」（161）。

氣質認同的可能性。而陰柔氣質是男同志一直以來在異性戀男性眼光下被標籤化再現的重要面向，例如時下專門給異性戀男性閱讀的雜誌《FHM(男人幫)》就曾做過「測驗異性戀男性的GQ(Gay-Quality)」專題：「如何冒充男同志？」其中大半的題目都是以陰柔氣質做為男同志形象的判準，像是以下的「習慣篇」¹⁶：

- 41、掩著嘴笑而且會發出「呵呵呵」的聲音。
- 42、走路時會在乎自己的姿態，當別人注意自己時更特別在乎。
- 43、坐著的時候會雙腿交叉夾緊。
- 44、會有「討厭」、「你才是」、「少來」等口頭禪。
- 45、無聊時，會有玩指甲或手指頭的習慣。
- 46、極端愛講話，特別是和其他女性講八卦或心事或隨便什麼事。
- 47、會遵守交通規則，而且特別關心弱勢族群。
- 48、看黃色電影或書籍時，盯著男演員比盯著女演員的次數多很多。
- 49、被嚇到會尖叫，有時還會跺腳（加上叉腰）。
- 50、割傷手時會貼ok繃，如果有人可以「秀秀」更好。

上述現代社會對於男同志陰柔化的刻板印象與形象連結，一部分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古典文學中的性別再現多是以「美麗彷彿美女般」做為男同性戀者的表徵，而其書寫目的也向來是貶抑的，例如對於男性形貌傾向女性的「美」的貶抑。在《晏子春秋》裡記載著，齊景公如「美女」般漂亮，某日他注意到有個小官員總是輕佻地注視他，感到奇怪，便遣人查問，沒想到小官竟表示如此望著他是因為他長得美麗動人。齊景公知道後對小官的「意淫」怒不可遏而要將小官處死，爾後則被晏嬰勸阻(劉達臨、魯龍光，2005:

¹⁶ 資料來源：<http://tw.news.yahoo.com/marticle/url/d/a/061205/37/7or3.html?pg=1>。(2006年12月10日查閱)

32)。這種如女子般的「美麗」，對於一位應當是「威嚴」的國君來說，是不恰當的。在《戰國策·秦策》中有一段晉伐虞的記載，晉獻公進獻虞國美男子以引誘虞君，成功地攻城掠地，這男同性戀的「美」竟能發揮色情間諜的作用。《戰國策》並引用《周書》：「美男破志，美女破居，武之毀也」（30）。像是美女般的男色，非但是中國文學史中最早再現的男同性戀，更是像社會災難般的男同性戀。

古典敘事裡的男同性戀被再現為「像是女人」，但「像女人」的人永遠不會是這些男同性戀的主人、恩客或國君，國君也永遠不會被再現為「娘娘腔」、「漂亮妹妹」（失言者如齊景公的小官），或是「娘娘腔」的國王愛上了具有男子氣概的「美人」這種故事也不會發生。而且，雖然「分桃之愛」講述的是權力與身份的關係，但是在某種誤讀的解釋裡，這則故事卻也在兩千年前說出一位女性化男同性戀者「年老色衰」的嚴重危機，就像圈內流傳底迪過了25歲以後就沒市場、男同志過了30歲即進入黃昏老年的自危說法。

美男子國君如齊景公，不能被凝視也不能被再現，能被說成是男同性戀的，只有婉孌絕美卻無腦無用、娘娘腔但帶有危害的孿童、戲子、相公、男妓或寵臣，而現在的拒C懼「娘」、以底迪取代妹妹的轉變，則繼承了相同的性別氣質階序。這與兄弟所呈現的性別角色有關。現今本地男同志對於自身的再現，恰恰是上述傳統文學的倒反，以慾望男性的陽剛氣概做為共鳴，例如徵友廣告所書寫的慾望客體皆以陽剛男性為徵友者的冀求。這絕對不是一次再現權力的翻轉，這是階序上的政治，這是慾望的規訓，男同志無法將自己再現為自己所感受到的身分樣態，就像芭比要健身為金剛、妹妹要轉性成底迪，古典敘事裡男同性戀的「娘子」氣概走進現代之後，得要脫胎換骨轉變為具有「男子」氣概的男同志才行。我們從台灣

首本男同志雜誌《熱愛》的徵友詞彙可見一番端倪：

表1：《熱愛》徵友廣告徵友辭彙整理表¹⁷

時間	期數	自我描述或徵友詞彙
1996-12	No.4	徵陽剛的哥哥／倚靠著你／保護我
1997-02	No.5	徵有責任感之哥哥弟弟，姊妹勿來信
1997-08	No.8	俊俏、可愛、酷帥的弟弟型，徵酷、帥、勁、葛格型的大男人
1998-04	No.12	陽光、微笑、健康的弟弟（不C），找誠心、穩重、粗獷的哥哥（1號）
1998-12	No.16	帥、俊、結實、健壯的弟弟型，找有男人味的哥哥型
1999-02	No.17	外型：可愛加一點帥氣、健康陽光的底迪（首次出現「底迪」這個網路用字）
1999-06	No.19	徵身材結實、陽光型的弟弟或肌肉妹
2000-02	No.23	徵健壯之1號哥哥，另徵C、0號當乾妹妹
2001-06	No.31	我是運動型、陽光帥氣可愛的健康底敵，找喜愛運動、健壯型的葛格

在徵友廣告裡，底迪們使用各種詞彙將自身形象塑造為「像個男人」，不論是俊俏酷帥、陽光健康、結實健壯、運動型、不C不娘等字

¹⁷ 整理自1996年6月創刊號到2003年2月第41期共34本《熱愛》雜誌的徵友廣告

眼，都與古典敘事所再現的美麗柔弱樣貌背道而馳¹⁸。而葛格所慾望的對象也有同樣的轉變，在底迪形象還未出現的早期，男同志仍舊依循著古典敘事來分類與認同彼此，也就是男女有別的「哥哥／妹妹」，哥哥那時候愛的不是陽光健壯的底迪，而是俊美秀麗的妹妹。當時「陰性化—男同性戀」的連結乃以「妹妹」做為男同志再現與認同的樣板，並極為強調自身的娘子氣概：

Re：這邊有不錯的葛格嗎？〈同性之愛〉

ExpressoL.bbs@bbs.ntu.edu.tw（%叨根煙喝咖啡）

1999年11月16日 21:12:14

很久以前，出來玩都是要拜碼頭的，很多**大姐頭**都有黑道（不然就是流氓），靠（似乎洩露了玩齡，汗），不然就是一出來**長的標緻**的就要有人可以罩，否則一去公司或去bar就等著被那種 **pink lady**拉到廁所訓話。然後啦，久了自然認識的人就多，於是大姐頭們就會尊尊教誨：「祖師爺有訓戒，凡是哥變妹，妹變哥的，必遭五雷轟頂，受眾人唾棄。」那個時代可真是哥妹分的粉清楚啊，娘就要娘到底娘出自己的一片天，娘出自己的風格。好了，過沒幾年，中性的時代就來囉～還記得有個小妹妹問我：「是不是年紀一大，就會自動變**man**啊？天啊～～我不要～～我不要變哥～～」（粗黑體為我所加）

在過去還沒有底迪的時代，哥哥與妹妹的區分是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嚴禁哥變妹或妹變哥的性／別慾望流動，而且「出來混」的妹妹要不是背後有靠山、就是得長的丰姿美麗，若沒有生創出自己走跳圈內的「娘子風格」，不懂規矩的話可能就被眾家姊妹拉進廁所「指教」。網友緬懷憶往而哀嘆時代的轉變，一個男女不分的中性風潮

¹⁸ 徵友廣告大量出現強調自身「健康」與「強壯」的字眼，一方面除了要擺脫古典敘事裡纖細柔弱的女性化樣態外，更重要的是要與被愛滋化、醫療化與病理化的現代男同志形象有所切割。

後來湧入了男同志社群，使得他的朋友畏懼自己年長後會抵擋不住潮流而變「自動」man，但這位妹妹朋友大概意想不到的，他可能並非就此變成妹妹所慾望的哥哥，而是會轉型為同樣慾望哥哥的底迪。

這個中性、或應該是說陽剛年代的降臨，讓男同志們不管哥哥妹妹、慾望主體客體都一反過往朝向「man貨」路線前進，妹妹不再自豪於能「娘出自己的風格」，在一片拒C懼娘的聲浪中，躋身躍入底迪範疇裡。妹妹的身影模糊了，出水芙蓉般柔美的皮膚曬成了小麥色的健康、嬌滴滴的蓮花纖指練就了竹節蟲似的肌肉手臂，底迪彷彿新品種男同志，突然出現在市場上，只是因為男同志社群的陽剛趨勢迫使妹妹必須轉型／化身為底迪，底迪與妹妹其實涵蓋交疊著相似的區塊；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開始混圈子的提姆說：

但是你無可否認，底迪族群的壯大可能跟網路與健身房有關，那他後來越來越多，然後身材練得很壯怎樣的。就那個族群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大到...突然就變成兄弟姊妹這樣。可是早期我覺得...那時候我在想這個人到底是妹妹到底是什麼？後來我覺得他有點像底迪，那他自己也覺得他是弟這樣。他其實也跟健身房無關，他在部隊就是班長，所以他操的就是很壯，他身材非常好。可是他的心態上其實會去依賴對方啦，就是那種比較，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比較陰性的角色，可以這麼說，但他看起來又不是那麼的...他可能就是很中間你知道嘛，就是說（我：又不像妹妹那麼）對，又沒有那麼C。但是其實習慣上看起來就是個底迪，底迪的意思就是：我是個小男生，我甚至是一個小男人，但你沒辦法把我分到妹妹那個地方去。（提姆）（粗黑體為我所加）

提姆回想起他首度碰到認為是底迪的對象，剛開始一時之間還不太確定對方到底是妹妹還是什麼，因為對方會依賴、擁有偏女性的性格與心態，但是身材健壯的體形（部隊操練）以及性別氣質的弱陽

剛性（沒那麼C偏中間），使得提姆將對方歸類為底迪。這個混淆與分辨的過程拉出了妹妹與底迪的某些差異，卻也突顯出妹妹與底迪的曖昧相近性（無法分到妹妹才分去底迪那邊）；而小南的成長／變身經驗同樣述明了「妹妹→底迪」的進展與「妹妹／底迪」的一線之隔：

南：因為，我跟你講，我也走過所謂被稱做娘娘腔的時代，那我覺得說，我後來意識到是，我是個男生，那我會覺得說，男生有男生的樣子。（中略）

我：好啦，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男生，然後呢？

南：那我會覺得說，因為我到高中被人稱做還是很娘娘腔的男生，那其實，我會覺得說，這是我要的嗎？因為其實我會覺得說我應該像個男生，對，所以，我不否認我還是有點陰性的特質在，但是我會儘量...

我：那你的學習的對象是？

南：我沒有學習的對象。

我：你說像個男生，你總有一個你覺得什麼樣才叫做像個男生，身邊的人？

南：你要我怎麼舉例，沒有啊～

我：比如說，嗯...我最近意識到我跟XX互動的狀況啊，我就很像我某任跟我在一起的時候的那個樣子，他成為我學習的一個，的一個，就是借過來這樣子。

南：我沒有。自我學習，自我矯正。對啊。（小南）（粗黑體為我所加）

小南自承他從小到大都被稱做是娘娘腔直到高中，後來意識到自己是個男生要有男生的樣子，並開始進行自我學習與自我矯正的變身過程，而這個妹變弟、娘變男、C變man的軌跡卻還有一些陰性特質的殘餘，所以得要不斷地透過各種身體規訓、矯治的方式儘量讓自己不C不娘，從日常生活的各種行為舉止、姿勢步態、聲腔聲調、說話方式、身形塑造、面部表情、服裝打扮等等，建構一套所謂不

C底迪的「姿態系統」(gestural system)。這個姿態系統透過全球化之下流行文化潮流的風行草偃所形構而成，特別是以西方(美式)為主的男性氣質標準，諸如健身房產業、電影電視偶像文化、時尚雜誌報導裡的男性形象，製造出古典(中國)敘事與現代化(美式—台灣)論述，在想像與再現男同志男性氣質時兩者之間的不連續性與斷裂。

例如李安所導的《斷背山》雖然透過描繪兩名西部男性牛仔之間的同性情誼，挑戰且顛覆了美國主流異性戀男子氣概的建構，並直指這個具支配主導地位的牛仔男子氣概內部所掩蓋的恐同心理，但影片卻同時成全滿足了美國男同志文化裡重要的性幻想。相似於對男性運動員的陽剛崇拜，這個性幻想建基在牛仔所代表的狂野氣息，電影裡的牛仔情侶形象連結了野性、男子氣概與同性戀情慾，一種「鄉野男同氣概」(rural gay masculinity) (Bell, 2000) 的男性氣質建構，有別於好萊塢電影裡長久以來所呈現的都會時尚(娘娘腔)男同志樣貌。這類西方(美式)的電影敘事所再現的陽剛男同志形象，及其所隱含「男人愛男人」的愛情心理與政治宣言，因著全球化傳播而影響了台灣的男同志文化。

反觀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做為依循中國傳統敘事的代表，再現了京戲班子裡的同性情誼與性別角色：張國榮所飾演的蝶衣／虞姬即以女性心態／扮裝現身，愛戀個性豪爽、富正義感與男子氣概並且保護他照顧他的大師兄小樓／楚霸王。這是典型的「哥哥／妹妹」模式，張國榮的角色扮相與姿態系統更是「陰性化—男同性戀」形象的經典詮釋。

在台灣賣座的男同志電影《十七歲的天空》裡，角色塑造與詮釋皆精準地再現出本地現下的男同志類型，但如蝶衣般的「陰性化

一男同性戀」就不會是「男」主角了，而是改以丑角化的西餐妹¹⁹（小宇）與金剛芭比（大姊頭-CC）在劇裡插科打諢、搏君一笑。男主角則由集徵友廣告裡底迪標準之大成：「健康、陽光、運動、結實、帥氣、微笑、可愛再加上一點單純質樸的個性」的楊祐寧（小天）來擔綱觀影者的慾望客體。小天典型的「弱陽剛—底迪」形象巧妙地形塑出有別於「陰性化—妹妹」樣貌，而電影敘事中他與花心上班族西裝葛格（白鐵男）的愛情主調，則清楚構造出「葛格／底迪」的情慾關係與性別位置，分流了觀影者的慾望。整齣電影不似《霸王別姬》重構男男情感互動時幽微曲折、浮動曖昧的情慾關係與性別位置，而是相當直白地重述了台灣受到西方主流同志文化影響的正典同志論調。

當傑克與恩尼斯豪邁地在斷背山上騎馬牧羊趁隙做愛時，蝶衣化身為虞姬在戲台上以女聲唱腔婉轉暗露對師兄的纏綿情意，那麼小天呢？小天則穿著貼身背心、露出黝黑結實的手臂，以無辜的眼神望向白鐵男葛格。那個宛若少女般的蝶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向異性戀男性形象靠攏的底迪小天，因為台灣男同志社群承接了美國同志文化的潮流，認同西方（美式）的男性形象與「男人愛男人」的觀點，小天是不可能以古典敘事裡的妹妹樣貌出現的，不然就會遭致反對男同志妹妹／少女心態的批評：「Gay最普遍的定義不就是指男生愛男生嗎？如果你心裡住個小男孩，那來這邊就對了啦，如果覺得住的是小女孩，去跨性別會合適點。」²⁰而這也是阮慶岳所說的歐美同志平權運動所帶進來的、以陽剛健美的男性形象再現

¹⁹ 意指偏好喜歡西方人的男同志。

²⁰ 引自Ptt的Gay板，網友akaikai的文章，2007年6月30日。Gay板曾引起過一陣反對少女的網路筆戰。

男同志的一種「自我肯定」的方式：

同志對於陽剛身材的追求與嚮往，其實也與整個同志運動的發展有關。同志在六〇年代民權運動之前，根本無人權與自尊可言，多半帶著羞慚態度地生活著；再加以不敢正視自己及其他同志的身分，因此較會以陰柔彷彿女性的姿態及身形出現，以期能得到異性戀男人的垂愛。同志運動的發展，使同志開始尋求自我的肯定，也因此不用再以女性化角色出現，來贏得直人的接受與認定，而能轉以幾乎比直人男性更陽剛健美的身形出現。（阮慶岳，1998: 64）

由此看來，底迪是妹妹受到「重陽／崇陽」風潮之下自我矯正的「變形金剛」（Transformers），底迪的出現於是抹煞且壓迫到了（轉型不成）妹妹的生存空間，但底迪本身卻也因此繼承了「恐陰柔症」（effeminophobia）的餘威。底迪代表了「男人愛男人」的政治宣稱，而這背後其實意味著男同志社群的文化無意識是要「從『娘娘腔』滑向了『同性戀』」（Garcia, 2003: 161），一個所謂「正典男同志」的終極目的（teleology）。因此，底迪取代了妹妹成為主流男同志的慾望客體與認同類型，而這同時反映出底迪／妹妹其實只有一線之隔：滑得過去，就是陽光男孩底迪，滑不過去，就只能繼續當娘娘腔妹妹。這也是為什麼會有網友語帶諷刺地說「妹妹裝底迪才有市場」或「假不分真C貨」（說自己不分的人其實都是娘娘腔／0號）。「陰性化—男同性戀／妹妹」不再是男同志被再現的對象與慾望客體了。

而在另外一個脈絡裡，強調姊姊／妹妹（不用兄弟只使用女性稱謂）仍有其政治意涵與工具性意義：以姊妹相稱的擬親屬關係，不僅是對異性戀思維僵化性別劃分的一種性別錯亂、顛鸞倒鳳的戲謔式自我充權（self-empowerment），也是對支配型男性氣質一種嘲

弄式的柔性抵抗；而且，這樣的關係能夠用以迴避「稱兄道弟」時所隱含的情慾啟動的可能性，像是「姊妹『戲』牆會遭天譴」這樣的玩笑話其實是用來確認並鞏固彼此的朋友情誼，劃下界線並設置路障以阻礙情慾啟動與流動。因為像所謂的「乾哥—乾弟」關係經常也是情慾預備軍的隱喻：乾兄弟是可以上床的，但乾姊妹則完全不行！（例如一句圈內的玩笑話：「早上乾哥哥，晚上哥哥幹。」）

以姊妹相稱，一方面將朋友情誼提昇至擬親屬關係，用來凝聚友誼認同並深化親密關係，另一方面則藉此把對方去性慾化，並標示出亂倫禁忌：這是不可以吃的；以同類不相食做為準則，告訴自己：這不（能）是我的菜。所以，以姊妹相稱並不必然代表了對性別氣質或個人特質性別化的判定，並不必然表示被稱做「姊姊」或「妹子」的男同志就是娘砲或嘻嘻男孩（sissy boy）。兄弟分類與姊妹稱謂的劃分在情感關係的位置想像上並不全然在於「陰柔性」，而是情慾啟動與阻隔的外在機制，透過命名與定位，規範情慾關係的施用和運作。這種挪用姊妹稱謂的政治抵抗，突顯出兄弟分類做為情慾配對的工具性意義，卻同時形成了姊妹被排除在外的框架效果，這種嘲諷式的抵抗是否就真的撼動了支配型男性氣質呢？

我認為在兄弟分類的框架下戲耍姊妹稱謂不具足夠的抵抗意義，因為男同志所追求的陽剛風格依舊與支配型男性氣質如影隨形，像是底迪類型的形成就讓陰性化的妹妹日漸邊緣化，社群內部拒C懼娘反少女的心態與聲浪依然穩固且強勁。但底迪與妹妹的一體兩面並沒有因此被遺忘，他們互為疊影潛入文化心理的底層，就像受訪者傑克告訴我，現在有很多肌肉猛男其實都是0號妹妹／底迪，他們得要拚命鍛練身體才會有競爭力，才能搏得1號葛格的青睞；因為男同志市場上的底迪供過於求，man貨葛格永遠都是搶手貨，於是

底迪們就要不斷努力把自己陽光／陽剛化，以擺脫妹妹隨伺在側、揮之不去的「陰」影，在眾多底迪中脫「影」而出。在目前主流男同志文化的結構之下，戲耍姊妹稱謂的性別能動性於是被撤除消解了。

妹妹沒有消失，她的身影只是逐漸隱身於越來越朝向正常化與正典化的男同志底迪之後，以至於台灣的男同志文化看不見也無法含括其他異種樣態的酷兒（底迪／妹妹），於是他們殘忍地被排除、被漠視與沒世，然後被遺忘。

0 的卑賤

除了娘娘腔做為男同性戀的表徵之外，在異性戀男性統治文化裡所想像與再現的男同性戀，強調的往往都是肛交的性行為，通常也只看見在肛交形式裡被插入的那一方，也就是0號。0號男同性戀才是異性戀所想像的同性戀「他者」，並且生產出許多關於鄙夷嘲諷男同性戀肛交行為與0號的詞彙論述。這是在面對兄弟分類時所遭遇到的麻煩，也是我與其他男同志所身處的困境。這個段落試圖從「葛格／底迪＝1號／0號」相互扣連的暗示隱喻之中，討論0號的卑賤與「底迪＝0號」的關連，分析底迪的正典化其實暗含了肛交的卑賤論述所帶來的羞辱。

讓肛交與0號蒙上羞愧感與卑賤性的論述，可從過往民間普遍用以稱呼男同性戀、帶有污名與戲謔的詞彙來看，例如相公（「像姑」的諧音）、兔子（性別樣態的難辨模糊）、人妖（既非人亦非妖的畸形）、雞姦（彷彿肛交的性交形式）、玻璃（屁股）、後庭花與菊花（

屁眼)等等²¹，這些字眼都強烈地指涉隱喻男同性戀在性特質上的倒錯與性行為中的肛交形式，也透露出異性戀文化是以「被插入／女性／被動」的形象來再現男同性戀。2003年晶晶書庫被查扣「猥褻」刊物而遭控妨害風化的事件，反映出社會對於男同性戀肛交行為的鄙視、歧視與污名化。在書店負責人賴正哲對於書店販賣男體寫真的答辯狀裡，以粗黑標題聲明著：「我是男同志；屁眼、肛交，不猥褻。」其內容要旨更提到社會流傳對於侮辱與恥笑肛交性行為的玩笑言論：

在本人曾就學過的專科男生宿舍中、服役的軍隊中，異性戀男生常會對弱小男性開惡意的玩笑：「今天晚上把你的屁眼洗乾淨！」或更甚者：「今天晚上把你的『玻璃』洗乾淨！」意指對方準備被幹，而說出此話的同學並不會真的發生關係；重點是傳達藉由洗乾淨的屁眼進行肛交，對對方表示極盡之羞辱，背後傳達的是：「嘲諷同性間不恥的肛交行為」。

相較於在國中健康教育課本中，詳細且清楚的教育異性關係的陰道交，男同志族群習以為常的肛交行為，不但從未在我國的教育體制中被教導過，更別說對此行為的了解與尊重。「雞姦」、「死玻璃」...等等用來辱罵人的字眼，均是對於肛交行為的指責歧視。(轉引自陳佩甄，2005: 113)

社會對於肛交的鄙棄眼光與0號所處的卑賤地位間，說明了性角色與社會位置的關聯：在性行為中被插入的男同性戀者，在社會關係裡就被視為等同於被動、低階、被統治、被征服、服從與倚賴（網友說：「0號大概是渴求一種被征服的快感、強制擁有的感覺吧～」）。對於被插入者形成一道的身體印記：0號的去勢化、去陽剛化與去公民化的烙印。肛交被插／被動（anal-passive）總是被詮釋為具有強

²¹ 進一步的討論可見陳佩甄（2005: 31-40）。

烈的貶抑意味，形成一組組從取辱、侮慢、戲謔、攻擊、到借抬身價，甚至會危及生命安全的意識型態與符號價值體系。這個體系使「0號=卑賤」的等式形成文化記憶與性別階序，甚至穩固地運作出只有0號形象的男同志。

另一方面，「葛格／底迪=1號／0號」的發展過程，主要在於圈內早期交友對性角色的辨識需求，乃以一種較為隱晦的說法與方式來呈現。後來經由同志／性別運動的影響，性別角色開始多元化，情感類型和性角色非一致性的僵固觀念也開始鬆動，這使得「葛格／底迪」與「1號／0號」的連結逐漸鬆綁脫勾。根據我的田野調查與訪談，目前在男同志日常生活中的性實踐與性角色多半依據個人自由選擇以及與他人協商調配，也就是底迪也可能或可以是1號、葛格不一定不會當0號，「這是關起房門自個兒愛做的事，別人管不著」。但在論述層面，「葛格／底迪=1號／0號」這套公式仍起著一定程度的作用，兩者的相關性在平面徵友短訊、網路交友檔案或是BBS站討論文章中都相當明顯地被呈現出來。例如網路上曾有網友發起「請問高壯的底迪有市場嗎？」的文章討論，就有網友回文：「若葛格都不愛高壯底迪的話，那我胸腹肌和翹臀不都白練了>"<」，文中的翹臀其實暗示著底迪被認為都有想被插入的慾望；而另一位網友的回文則提到哥只要很會「衝刺」就夠了，也同樣透露出「底迪=0號」的檯面下意義：

作者: pxxxxxx (蛋餅) 看板: motss
標題: Re: 請問高壯的底迪有市場嗎？
時間: Fri Apr 21 01:45:31 2006

其實哥的身高不會很在意啦...

只要壯壯的...喜歡運動，然後很會『衝刺』XD
這樣就夠了！噗哈哈
不過，最好素174以上啦...
不然，要靠其他行動來加分，像是體貼啦，夠man啦...XD

傑克與提姆也認同「葛格／底迪＝1號／0號」這種區分與連結方式，對於傑克來說，哥弟分類就是床第間1號0號的角色分際；對提姆而言，因為他曾經當過1號，所以當他與葛格交往時，他會有想要插對方的慾望，但對方卻不讓他插，以至於他不知道在床上應該怎麼辦的情況：

傑：其實我覺得應該這樣來講，呃，理論上來講，我覺得對我來說，我覺得所謂現在在講哥弟這件事情其實基本上，我不知道耶，我覺得在我自己的判斷上面來講，我會比較把它，只把它範圍縮小到只有，單單在，床上這件事情。

我：就1跟0嘛～

傑：對，就單單在床上這件事情。（中略）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我覺得那種東西，它只是一個很單純的，就是說，你在這個床上的這個傾向的一個分際而已（後略）。（傑克）（粗黑體為我所加）

然後我初戀他是比較像...他會去照顧我，嗯...可是我以前不知道怎麼當弟，我跟那個葛格在一起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當弟，我覺得我很娘的那部分會出來，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當弟弟這樣，那時候我真的沒有這種（我：概念）概念說，怎麼當弟弟，可是的確我其實在做愛的時候還蠻想，我是真的很想，操他的。因為我當過1號，我就覺得當1號感覺還蠻好的（我：想把他翻過來就對了），對！然後他就會不讓你翻。可是我不否認我真的有時候蠻娘的，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當弟弟，所以我就跟你說以前沒有弟弟這個概念，然後你就知道反正就是這樣，到底在床上要怎麼做，就搞不太懂，對啊。（提姆）（粗黑體為我所加）

提姆認為的底迪是想被插但不會娘娘腔的，可是因為他不是純然的只有被進入的慾望，他還覺得內心深處娘娘腔的那部分一直跑出來，這些狀況讓他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怎麼去當好一個底迪。提姆對於當時自己所要扮演的底迪角色的無所適從，在於「底迪比較是想被葛格幹」這個普遍認知與他實際慾望表露時的差距，所以他會說以前沒有底迪這個概念，其實是在說他自己會想要幹人，也就無法做個底迪（也才有種說法：「哥當0被弟幹好丟臉！」）。以上的例子說明了「底迪=0號」是沒有說出口的符號代稱與暗碼，有時更是難以啟齒（想被幹）的慾望暗示；有些底迪是以忍耐犧牲奉獻或委曲求全的態度當0來滿足葛格，以此確認對方的愛情：「我可以為你做任何事，即便是永遠當0，只求你能陪著我。」

這就是為什麼圈內會有人說底迪其實是0號的代稱託辭或委婉說法，或是有人會認為在交友檔案性角色的選項中選「10皆可／不分」的其實都是0號（網友說：「這年頭說自己是不分的都是0號，到了床上搶著坐上去搖的慘案可是屢見不鮮啊～」）。他們所架構的認知就是因為男同志社群本身也難以抵擋傳統觀念的污名感染，羞恥、愧疚於宣稱自己是0號，所以使用了「含蓄的修辭」（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2007：ix）²²：稱叫底迪聽／看起來好像比較偏向「人」，而非「獸」（兔子）、「妖」（人妖）或「非人」（玻璃、菊花），企圖掩飾0號的卑賤性，以含蓄的力道容忍且規訓異樣變態的性角色與性實踐。「底迪=0號=卑賤」這個隱含在符號背後的意義連結

²² 她們三位在《岡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一書的序言〈「岡兩問景」方法論〉裡，提到了運用「修辭」來思考「含蓄」的方法：「我們提出『修辭』一詞當作思考含蓄的一種方式，重點在於我們對於『含蓄』的認知從內容性移轉到語言性，分析它如何在語言中實地操作，並且也透過語言來操作。我們必須強調它的文本性，唯有如此，它的政治意涵才能顯現，而它的規訓力道也才能被分析與批判。」（ix）

或許因為性別多元化與異質化而有所鬆動，但卻從來沒有斷裂過。

自身的卑賤 (L'abjection du soi)，應是主體的卑賤經驗中最深刻的形式。因為此時，主體驚覺他的所有客體，竟都建立在那令生命創始的**失落**上，而這原初的失落即為存有的奠基者。再沒有比自身的卑賤更能恰如其分地指出，所有的卑賤情境 (abjection) 其實都發生在主體辨認出一種作為整體存有、意義、言語和慾望奠基者的**空缺 (manque)**之時。(粗黑體為原文所有)(——Julia Kristeva, 2003: 7)

Kristeva在討論文化主體裡的「卑賤體」(abject)與「卑賤情境」(abjection)時，認為主體內部陰性特質乃為主體最原初的失落與空缺，亦是主體形成過程中所要驅逐與推離的對象；但是這個象徵性構造過程卻無法全然排除此原初存有的陰性部分，以及其所帶有的卑賤與懼怕。那種強烈厭惡賤斥感內隱於主體身體內部與外界象徵秩序，其背後會引發「恐懼」的心理，因為文化恐懼狀態所要面對的，就是我們想要驅逐、推離與賤斥的「原生異質」的自我。

變身成底迪的過程正是男同志進行「自我推離賤斥」過程的結果。要推離男同志文化裡的陰性特質、賤斥0號的身體慾望，整個男同志文化似乎要如同向日葵一般面朝陽光／陽剛，恐懼娘賤斥妹妹。「底迪」搖擺於「骯髒的0號」與「噁心的娘娘腔」兩條文化論述間，沒有玩出一套酷兒(queer)之道，反而越來越邁向潔淨化的正典同性戀一途。其他這些被文化結構所賤斥排她的異質殘渣，反覆再現著文化象徵系統的暴力，與不斷進行的分離、區隔與排除的建構過程；畏懼害怕這些異於己身者，成為彼此攻擊與羞恥的存在，因為我們正是我們自己最害怕的人。

於是我們看到不只是妹妹與0號受到賤斥，底迪與葛格其實也都

在這個彼此賤斥的光譜之中。我也難以逃離這個自我賤斥的暗櫃，這是我對當前男同志文化的哀悼，也是對我自己的哀悼。

之後

2007年在論文寫完之後，可喜的是我離理論更遠了一些，但兄弟麻煩依舊存在於我與社群裡。某次與朋友R聊到他所認知的「哥／弟」，他說那是在與男友互動的過程中，才逐漸去意識到的關係性。R當時的男友是日本人，日系BL漫畫雖然有諸如「攻／受」或「兄貴／年下」等分法，但依他所接觸的日本男同志文化裡沒有「哥／弟」的區別，他與男友也不認為這有什麼區別（大概只有分體位）。R所認為的「哥／弟」是性格上的「強／弱」，像是日系熱血少年漫畫裡會出現的觀念，當對方變弱的時候，他突然感覺到自己需要變得「獨立」與「堅強」，才能支持所愛的人。R在網路日記裡寫著：「我要做哥了，我要變強。」我想到漫畫《獵人》裡的對白，男主角小傑說：「我要讓我自己更強才能保護你。」（小傑是我喜歡的底迪，我雖然想當好一個葛格，可是我也希望自己能被喜歡的底迪保護。）

菸酒朋友曾說過，於我而言最大的衣櫃就是兄弟之櫃（當然，他還認知到，於我而言我喜歡的人就是底迪）。縱使費盡心力寫出一整本論文，我仍難以順利破櫃而出，不僅是伴侶關係的互動拿捏，我回想過往某些曖昧的情感交流，因為「兄弟強蹦」屢屢讓我（或因此也讓對方）心驚膽跳地逃開轉去。

我在論文的努力，是希望將我的情感、慾望和故事變成「分析→解構→詮釋→重構」的過程，重新賦予符號新的意義，也藉此問

自己：「我能夠出櫃一點點嗎？」如何能破櫃而出，是我這幾年面對感情挫折時用以躲避的思考模式，好傻好天真地以為想清楚這個問題了，我的感情生活就會順利的多。

但這樣的思考應該還是過於學術的吧，原先除了論文以外，我還想要替自己的青春留下一兩篇小說；但菸酒朋友說我們創作的部分已經死了，整個人只剩下分析能力。我想，死去不只是創作的部分，還有願意去面對世界的生命力吧。

面對世界真的很難。當年還在寫作論文的時候，曾與某任男友到Jump的「Follow Me」²³派對跳舞，那是我首度去到這個耳聞已久的電音派對盛會，對於裡頭的一些狀況（例如猛男如雲、集體嗑藥、釣人casual sex等等），雖早已瞭若指掌但卻從未親身經歷，但這是我非得進去的田野，況且還有男友陪伴，說什麼也要拿出勇氣走進去。我自認不是主流掛的，在應該要狂歡跳舞的肉慾橫陳中，我卻只感覺到身體充滿具體、強烈的自我賤斥與畏怯：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赤裸地直視我內心的匱缺，那個自小因娘娘腔與肥胖而自卑轉為防衛與沒自信的揮之不去的身影，不斷地跟隨在派對裡走動的我。跟其他穿著細肩緊身背心露出古銅肌膚與手臂、或是乾脆直接脫掉上衣展現傲人胸腹背肌的陽剛男同志相比，我是用寬大的廉價成衣T恤遮掩住身上的贅肉，也試圖隱蔽附身在鮭魚肚與甜甜圈上的自卑與害怕。j告訴我他很熱想要脫掉上衣，我說好但我卻一點也不敢跟著一起脫。

那是再多女性主義理論也難以派上用場的肉身戰場。

那晚的許多時候，我單獨夾雜在一群又一群的裸身猛男之間，跳

²³「Jump」舞場的前身為台北市著名搖頭舞廳「台客爽」(TeXound)，其所舉辦的同志派對「Follow Me」已逾六年，名聞亞洲男同志社群，吸引許多海外同志來台：<http://club-jump.com/phpbb2/viewtopic.php?f=3&t=837>。(2009年9月1日查閱)

舞，被身旁男人混著名牌香水的汗水以及頭頂上灑下如雪般的人造泡沫，籠罩。我轉頭找不到j，穿梭在擁擠的人龍裡，前尋後盼怎麼也找不到。有個陌生男人從背後伸出手來摟住我，我向前踏一步，遵循派對裡的潛規則巧妙躲開，在這個時刻，我還是找不到他。

「在哪裡？我找不到你。我好害怕。我不想再待著這裡。」

我疲憊地學著前面的人用手推撥開人牆，緩步踏上階梯，上升到地面。外頭騎樓坐著一排休息的舞者。我躲到最遠最暗的騎樓端，放空，感到無比的孤獨與恐懼。再走回地層時，我看見j裸著結實上身開心地站在墊高以便被觀看凝視慾望的圓形舞台上扭動著。

此時，一個嗑藥的健身肌肉男突然嘔吐在我腳邊，我被那嘔吐物濺溼小腿腳踝但我當下卻感到溫暖，雖然我得跟旁邊的人一樣嫌惡地躲開，但我總覺得那晚這個健身肌肉男奮力嘔出了什麼所以隔天、甚至是間隔到下個月底這場派對循環再啟時，他都能夠有勇氣再度面對這個世界。

而我卻什麼也吐不出來。

參考文獻

- 同志諮詢熱線主編，2000-2005，《認識同志手冊》。台北：台北市民政局。
- 朱偉誠（主編），2005，《臺灣同志小說選》。台北：二魚。
- 何志宏，2002，《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 吳佳原，1998，《城市荒漠中的綠洲：台北男同志酒吧經驗分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阮慶岳，1998，《出櫃空間：虛擬同志城》。台北：元尊文化。
- 性別人權協會主編，2006，《認識同志手冊》。台北：台北市民政局。
- 張小虹，1996，《慾望新地圖》，聯合文學。
- 許佑生，1996，《男婚男嫁》，台北：開心陽光。
- 陳佩甄，2005，《台灣同志論述中的文化翻譯與酷兒生成》，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 劉人鵬、白瑞梅、丁乃非，2007，《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劉達臨、魯龍光（主編），2005，《同性戀性史》。台北：柏室科技藝術。
- 蔡孟哲，2007，《哥弟麻煩？台灣男同志情慾類型初探》，清華大學社會所。《熱愛》雜誌，第1-41期（1996-2003），台北：熱愛出版社。
- Dior，1999，〈分不分有關係？〉。頁28-31。收錄於《熱愛雜誌》第22期。台北：熱愛出版社。
- Bell, David. "Farm Boys and Wild Men: Rurality, Masculinity, and Homosexuality." *Rural Sociology* 65.4 (2000): 547-561.
- Connell, R. W. & James W. M. "Hegemonic Masculinity--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6 (2005): 829-859.
- Garcia, J. N. Cabanero著，張淑紋譯。〈操演、Bakla 與東方主義的凝視〉，收錄於何春蕤編，《跨性別》，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3（1999）。145-172.
- Kimmel, Michael S.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Men and Power*, ed. by Joseph A. Kuyper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9. 105-129.
- Hennen, P. "Bear Bodies, Bear Masculinity: Recuperation, Resistance, or Retreat?" *Gender & Society* 19.1 (2005): 25-43.
- Kristeva, Julia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Pouvoirs de l'horreur*）。台北：桂冠，2003（1980）。
- McLelland, Mark. *Male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Japan: Cultural Myths and Social Realities*, 2000. Richmond: Curzon Press.
- Terayama, Shuji（寺山修司）著，黃碧君譯。《幻想圖書館》。台北：邊城，2005。